

首卷

憲檄

姓氏

號例

各圖

第一卷

星野志

有序

角宿

亢宿

角宿雜座

亢宿雜座

角宿占候

亢宿占候

祥異

第二卷

輿地志 有序

沿革

疆域

形勝

山川

廟宇

陂澤

溝洫

堤防

古蹟

陵墓

第三卷

建置志

有序

城池

公署

學宮

貢院

書院

社學

衙衛

坊表

壇壝

祠廟

集鎮

屯砦

保甲

倉厫

郵政

郵政

堡鋪

營房

橋梁

食貨志

有序

戶口

地畝

賦稅

起運

存蓄

耗羨

驛遞

漕米

鹽引

雜稅

灘地

土產

第五卷

禮樂志

有序

慶賀

接詔

鐸教

迎春

耕耤

寸祭

樂章

祭器

樂器

佾舞

武廟

壇宇

齋禱

救護

祭文

鄉飲

賓興

風學

風俗

第六卷

官師志

有序

官制

知州

州同

州判

吏目

學正

訓導

驛丞

陰陽正

醫學

諫止司

道正司

名宦

勳狀

進士

舉人

秀才

鄉進士

卷之三

封爵

獎廕

第八卷

人物志

有序

名賢

孝子

忠義

政事

耆德

善行

武功

第九卷

人物志

烈婦

烈女

孝婦

節婦

隱逸

方伎 文學 流寓 仙釋

第十卷

藝文志

有序

制誥 疏 檄 議 傷 記

第十一卷

藝文志

序 雜著

第十二卷

藝文志

賦

歌

頌

詩

詞

補遺

志卷之十一

鄭州條鞭序

明陳禹謨州守

鄭州古管叔邑其地西與南岡阜堦確東北多沮
洳區旱乾水溢歲有之土瘠而驛郵四衝左氏謂
鄭民罔有寧居誠然也壬午冬余承乏守是郡始
置伍見其事多墜廢乃進諸耆舊根畧弊源咸云
鄭故敏字正德以前猶可爲嘉靖丙寅歲從例經
理土田當事者利增地有賞溢以珪沙淮水諸溝

爾不堪者報籍舊官民田纔三千五百頃今益至
萬七百有奇自此賦徭倍加民力匱疲遂不支矣
余聞言頓足曰守令爲民造福苟沽一時之名貽
地方無已之患誠何心哉遂夙夜祗慎爲之爬剔
宿臺拊摩瘡痏思有以拯濟之未能也邇者言事
之臣謂天下以多事擾民擬條鞭法檄所司舉行
郵制分守大叅朱公乃深念民艱者謂郵事當在
余余惟法貴慎始卽聊且完事後恐難更於是著
達牒徧訪詢集衆思論雖可否不厭申覆必至當

大約通計合州上中下各則地今折上地五
千三百八十八頃三十八畝五分夏秋稅糧銀二
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一錢六分一釐七毫五絲
七忽三微一纖站銀四千一百六十九兩二錢二
分三毫六絲一忽三微四纖均徭銀力二差銀一
萬四十一兩八錢五分二釐六毫二絲四忽八微
內丁銀除士夫優免外審銀二千五百八十三兩
正錢三分六則門銀三百一十二兩三分地派銀
士夫優免外該銀六千九百五十兩七錢四分

每釐六毫二絲四忽八微子粒地加派銀一百九
十五兩五錢四分五釐合州通共該銀三萬六千
兩而此而二之又以每戶照釐七毫三絲四忽四微五
毫在官庫內有定徵編民家給戶由
司庫發給各里甲每戶定輸里甲以排年輪收
管照應理產地無期隨四時徵收可不事追
索之更無害之民發本節用以上足耕種之用更無
浮派之累莫爲甚也明顯易知吏書謹簽姪詭其
事也約委易審上至審批事守易曰易簡而天

下之望得其謂此歟不知者咸相訛訛曰得
我及議定兩臺司府各報允則人人稱便民之
與爲始而可與成終如此哉此法行諸弊盡剗
訐省爭訟息不數年人興禮讓當必漸復正德
前之舊懷朱公之德者能不忘區區今日經畫
心之苦則余明祿是郡爲不徒矣刻成敬書此
紀歲月云

贈陳大夫膺兩院旌獎序

明 何洛文

余遊宇內名區按九州圖籍未嘗不歎鄭之難

蓋四通八達纓弁之徒四面鱗集報書翦驥有尋

治廩整徒應接不暇取道者母論晝夜雨晴送三

迭居舍無停軌幸謁客畢馳坐堂中央民訟未平

一二語而驛史馳書奔入則又東帶躍馬去余觀

治郡未嘗不歎鄭之難也大夫以壬午之秋奉

書守鄭展采宣猷亟於民事失餐廢沐殆無勑空

鄭廣不踰百里南峙泰岡北瀆魯河地瘠民罷

繁歛重且也智詐豪兼而賦益用不均大夫召

殫思所爲均賦者請之當塗則屢較戶地穉者

肥者而減其額磈甚者大減之委曲持籌總百面
鞭之一此鞭一定鄭郡世世無所患苦十年之後
民其殷乎大抵鞭之條便民不便官先是有司欲
行累矣而竟不果蓋難之也大夫獨斷一舉而平
萬禡之計定斯見大夫所爲青天皎日之心哉鄭
屬古管叔之墟其沉湎遺俗至今未改民多使盜
而罹大辟大夫性簡直不畏強禦豪不得請節文
得通無有抱贊囹圄含冤獄戶者蓋奏當之歲
臯陶聽之無以易此鄭北洪河自勝國賈魯開

在昔便之歲久漒淤害於乘盛始未嘗不釋民
國而後稍浸淫也大夫曰吾受命子民忍而赤
之魚肉乎載請之當塗央策新河役夫不下四
越三月而告成滔滔四十里昔也橫流今也訛
斯之爲烈豈直一手一足哉嗟乎今之官者徒
爲傳和光同塵掘泥揚波累日取貴足矣又誰
以身之不貲爲斯民肩重負哉大夫上不畏公
下不撓私議條鞭則條治河則治不以窽言空
計不以一勞廢永逸人之所難者大夫之所易

卷之三
國家鉅計非運河與內帑哉得茂才如大夫五
恢恢乎不難矣侍御姜公中丞楊公異大夫才
下檄有司展采勞大夫時共案事郭君田君從事
劉君徵余言爲禮幣先余請告家食聞大夫才而
慕其休風尚矣則采輯大夫之勞鄭者以志之公
所以勞大夫之意焉鼓鐘於宮聲闡於外鶴鳴天
皇聲闡於天主上側席求賢拊髀思士大夫趙

上聞徵書且旦夕下矣

鄭州舊志序

劉永清

續

古今來天地常存而壽諸天地者唯忠孝節義之物文章爲永山川土物猶有桑滄而所以壽者孝節義人物文章山川土物者紀載爲不朽開卷則千百年如一日披圖而萬里可臥遊顧家有國有史郡邑則有志志者卽史之外傳志不朽地輒之金匱石室返而核比之稗官野史典而則政事之所出風俗之所維憑弔者撫懷景行音興抑班班可考質有其文洵足尚已自班固志地理二

著述家祖之邑自爲載郡自爲紀耳剽且涉謬傳
挂漏時時有之成化中詔儒臣修一統志號稱全
書然而因革取舍離合異同猶有未盡况乎運丁
其厄并斷簡殘篇磨滅無遺欲收典故於秦灰燼
古函於乳壁蓋亦難矣鄭於春秋疲於奔命晉
子獨矯辭令圖以不辱地靈人傑何代無才華芳
之備採掌故之諱杳寧多缺典而明季淪於兵燹
殃焉無聞撫今追昔與銅駢並慨昔人購書一卷
于金採訪不遺山澤良有以也余承乏幕甚嘗

良久旁午驛騷日不暇給思所以纂而輯之會蒙
撫院徵書適至表章盛綱全收圖籍以成

新朝鉅典余奉令滋謹猶懼志以傳信匪以傳疑昔有
盜發霍光氏之墓其奴猶生所言廢立大事與漢
書合倘網羅失實掛一漏二使霍家之奴復生請
不如是則訛已乃謀之縉紳矜佩咸能茹古涵今
訂同考異樹下有夔腹中有笥共襄斯舉每識事
會之將興而散帙之復合也余爲之總厥成矜筆
札供廩餼凡山川之蒼莽人物之班次土風之沿

革草木蟲魚之畜產古蹟文章之爛漫不繕耳而告成得以藉手報

命纂若列眉確如印沙庶亦文獻之資糧不掩矣
載也後之閱是編者母以集舊聞點鬼簿視之若
戶口則知阨塞之多寡而撫字心勞覩疆域雖繁
隱要之凌夷而保障思切邈流風則辨忠貞而揚
清激濁讀詞碣則景先哲而流連嘆興亡之莫於
磐石奠遺黎於衽席返末俗於淳古垂諸三文元
諸實事斯志也文章經濟未必無小補云

鄭州舊志序

王可受

州志者何因乎州之蹟而有志也州之蹟則其形勢也
有志者何則以山川險場合於職方有其形勢也
域廣輪疆以王索有其數焉城郭向背中平圭表
有其勢焉惟按圖披籍則全勝可覽故志之不修
不修也至於人物有古今戶口有登耗田賦有錢
穀賦徭有繁簡而學士稽考恒於斯民俗利弊恒
於斯守刺鑒戒亦恒於斯故志之尤不容不錄
我州之有志不自明季昉也而博綜則備於

凡圖之表之傳之記之固州之諸先達力也而
大父亦與叅異同焉自代經變遷而寇噬兵燹之苦
我州爲劇卽都人士僅有子遺而數帙殘編屹
與橫鋒炬焰爭存亡也嗚呼以言州之掌故
世實錄逸矣以言家之傳守則先人手澤湮沒
慨淪亡可勝道哉雖

皇清景運聿新而我州凋敝未起蓋以管城者由
衝極疲地也兼值寇噬兵燹之後墉隍頽圯
紳僦於湫隘費序摧殘而衿佩嘆於繩樞計三卷

野則蕪田失耕杼袖懸室則鴻集莫定嗟

河

未改而景事頓殊灰燼方冷而舊簡靡遺今

河

旣異於昔之時今之志安續乎昔之志欲創

河

修之蓋其難也幸三韓

劉老父母畱心故

河

禮耆英特爲創修則博覽闡議有紳士先生之

河

卽彙觀並聽亦訪諸父老野叟其人且幽隱

河

家乘稗史俱可採錄不佞授識未半豹測僅一

河

亦安敢妄參異同而謂踵先大父烈耶昔龍門

河

風之作紀傳書志也皆以子承父集成其編愚

河

才不逮子長學難擬孟堅而於州志纂輯謬爲序
言亦以孫念祖附於繩武之義云爾至若州之盛
而衰衰而盛志之修而廢廢而修豈非天哉豈非
天哉

鄭州舊志序

張惺

歲戊戌郡守 刘公於政事之暇延予社友
謂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國曰史郡縣
志者史之翼也今奉 憲檄諄諄博求遺編
縣各彙一書以獻我鄭獨亡是亦缺典也

古文獻國也春秋時國僑諸君子獨以辭令爲榮
諸侯而草創而討論而修飾而潤色至今踰二千人
已諸生固爛於掌故者其各抒所長以爲史之光
余曰事以時異志以世殊今日而議志將志之常
乎抑志其變乎志常易志變難難易之數總之奇
於秉筆者之一心曷易乎爾鄭自兵燹後雖闢更
安闕老成彫謝而按天文則星野如故核地圖之
疆域如故城池如故山川如故他如沿革儀制
物風俗祥異古蹟以及忠孝節烈雖或同或異

增或減而理則亘古不易凡此者皆變而不失其常者也故曰易也曷難乎爾一日戶口明季生齒繁衍漸至三萬有奇自流土交訣半耗於兵刃營耗於饑饉筑築子遺望玉版者僅以數千計一舉地畝鄭之沃壤止坎方寸土而岡阜塗沙環列三面兼之旱潦不時幾同石田一曰賦役以三十里沙鹹不毛土地應春夏秋冬四時租稅賣糴之穀剜肉莫醫且東通省會西達秦晉南極州縣之抵神京冠蓋之輜輶兵馬之絡繹日僕僕於焉

委積供億之不暇而最棘手者又無如河患。黃河南侵賈魯北溢議疏議塞民之奔命者幾乎。幾無窮畧諸如此類又皆常不保其常而變。

滋其變者也長沙再起應上痛哭者三監門變誰其繪圖以進我輩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手不

書卽書之亦烏能罄其萬一也故曰難也公曰

語女昔蕭何入關先收秦相府圖籍而藏之因

天下利病以爲之所今撫臺刻期求志安知

欲洞悉我鄭之疾苦而代爲請命大爲優恤

諸生其直書勿諱遂委幣於予屬以續其事
敏弗許而志於是乎成

鄭州舊志序

張抱

歛文獻故國也不幸罹兵燹遂弗守厥典

皇清御宇之十有五祀 櫫臺賈公祖始徵其志志亡
無以共命郡 太守三韓劉公謀於鄭之紳士云

志重典也繫鄭獨無鄭姬公過化之地不乏良史

才書成自今誰其辭之紳士僉謝不敏曰製于金

裘必資狐腋鑄步光劍必綴驪珠今故籍燼矣

不憇遺一老欲從事子虛以昭茲來許也將何嘗
能公曰嘻有是哉膠柱實甚典籍雖闕鄭之山
陂澤固在也老成雖殄鄭之風氣習尚固在也
他人文物產以及閨中之貞烈方外之懷寄亦無
難謀諸野而獲惟高明實圖之誰廣於識交爲我
分採訪之勞誰敏於撰述爲我任草創之責誰秉
心易直爲我據是非之衡誰賦性果毅爲我讞或
決之司於是得制科一人博士弟子員八人居於
中天書院列欵分校各奏其能不兩月間舉所見

所聞所傳間彙爲一編而郡志告成猗歟休哉剝
極而後文獻 新微諸君之力學好古不能報

撫臺之命微

太守之知人善任不能盡諸君之長

微

撫臺之嘉意地方不能成

太守揚休明遵

功令之舉

抱也

才慚班左未敢飾固陋以濫竽於

斯役謹序其始末以紀不朽之盛事云

鄭州舊志序

羅

博

鄉人

稽古王者統一寰宇必博攷天下之山川土田入
文風俗輒爲一統之志志之修明洵一代大典所

由昭也

今天下文執太國郡縣皆宜有志以表揚盛祖金鑿畫
號博物名區纂修代有實錄兵燹之後文獻無存
而州志竟爲缺典已韓謂漣劉公以文學大傳
來守是邦每與郡志紳士公事相過輒議修舉拿
巡撫部院賈公祖欲彙修滇南通志昌黎昌黎拿
國朝之文獻下令各郡邑徵志劉公乃開局於州治
之中天書院授余同社九人共襄乃事夫邵之有
志猶國之有史以傳信也以昭直也余九人據

任遠參經史羣書所記近質諸父老傳聞更復
前代遺碑斷碣非確有據者不敢妄載經月餘
克成編復請教於 劉公公芟煩增簡悉加潤色
而州志遂成大觀矣抑余竊有說焉志之作非徒
以其文也如徒以文卽如古風雲月露之辭點無
足觀何益於國家之治凡觀史者當求諸文以外
也志輿圖一郡之形勝以列志建置一郡之政體
以備志職官而知播慈良之譽者何官之守地志
宦績而知著勤勞之業者何代之哲也志田藝司

知急公家之稅者幾何里志戶口則知載王朝之
版者幾何人志歲時景物則知習尚淳美可採而
陳者幾何事至若節義志則人知奮起群異志而
人知修省彰徃詔來移風善俗志之所裨益不淺
也余才非遷固淡愧纂述無能幸州志之告竣
是用僭言於末簡云

鄭州舊志序

孟學孔

蓋人之自足乎咨嗟感動興起者發乎天良起於
心之志也人之咨嗟感動興起必有所著此天良

之志有待於記載之志也記載若弗存天良亦喪乎息每見驕悍之子鄉人譖之不改朋友爭之不顧父兄諫之猶弗動也與之讀記載之志未有不赧然退悔於厥心此天良爲之乎記載爲之乎蓋後知記載之志其惻然於天良何如也鄭自宣王封其弟於咸林歷桓武有功王室寄帑鄧虢因有其地而國焉載事爲史取義爲經自縣元年已入春秋秦罷侯置守而郡之記載不名史不名經而名志亦云不敢上僭而已考義於此則鄭之有

志蓋有古惇史之風焉其始未嘗不詳備而後稍

焚失散逸也嗟嗟予嘗求古孝子仁人而不得而

記載之志又湮滅而不可勝道蓋非徒記載之

亦天良之憂也遇撫臺貢公祖爲不朽事業檄

文四布纂修舊志刻期而徵成書春秋復古則大

之其在斯乎郡侯劉父母感心合道以爲可與

以有成也顧不自以爲文敦請羅公以及數士

以授事焉羅公數士子謝不敏曰考古所以自

也修辭所以立誠也夫此記載之志皆寫

之姻睦孝友有學行者非獨能言之士之所爲而
鬼神質臨之所爲也何以克任請之固遂卽事於
是購求乎斷簡殘篇詳詢乎故老野叟或擊節而
忠節之烈或嘆傷乎貞俠之士或仰觀於星分而
野或寄暢乎山水之圖閱夏徂秋成文數帙昔賢
凜凜乎鬚眉形勝燦爛乎畫圖其足咨嗟感動聖
君天良者不沒於今日而記載之事之尙可爲也
異日擇人之誦司市之徵頒諸記室之內達善友
州之間又以是志爲前茅余不能爲古文辭社

愧於諸先正顧所以得廁其間而不辭爲之立書

亦猶執鞭之意云爾

重修鄭州誌序

何錫爵

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官國有史參邑有
誌史也者垂法戒於萬世所以助天與君之權上
所不及也誌則分條而比類備內史之所採擇下
靡遺者也史爲誌之綱誌爲史之目則誌與史兩
不並重哉所重之義何居天地恃以常存古今
以不墜者惟茲綱常名義與之相推而綱常名

以不墜者惟茲綱常名義與之相推而綱常名

密久而不散惟我賢士大夫秉筆而直書毫無忘
諱如紀祥瑞昭福祉也書災異示天戒也卽夫子
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之義也然祥
異并書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特書而弗忠弗孝
弗義弗節者不書則又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而立
言忠厚之旨亦大可見矣此其誌之大者也至於
口之多寡長吏者可以知撫字矣疆宇之峻要
審國者可以知設險矣潮流風而景先哲觀土產
萬物力錢穀幾何識小民稼穡之艱刑名幾何

達肺石憲愚之赦一一詳列而著之一一詳列其
所以然而借賢士大夫之口而作爲文詞以并著
之使司牧者開卷瞭然一郡之事宜一事之興廢
一時之因革損益周弗洞徹於中而矜才負氣無
所蘊施折矩準規有所取法則誌顧不重哉誌之
有裨於民牧有裨於信史蓋豈淺鮮也哉余自讀
南量移茲土夙夜冰兢猶慮隕越間與此邦之賢
士大夫遊山川景物風土民情亦略悉其如樂而
誌爲郡之大焉者也烏可以不講適大中丞歸公

因修省誌通檄各郡邑舊誌或補修或續修務期
刻期而竣余捧檄私心輒喜曰此余之志也夫此
余之志也夫爰請郡之博物君子洽聞淹雅之士
寶之館舍資以筆楮各抒其所見所聞補其舊而
續其新監修者則郡之廣文秉直不阿絕無粉飾
矜靡之習雖一郡之誌而直可與一代之信史並
稱矣斯役也經始於康熙壬申之秋七月告成於
癸酉之春三月使舊誌三十餘年之殘缺一旦補
繕於今日中丞之功也諸君子之力也余之幸也

靈都之光也山川社稷之靈也爰直書所欲言而
馬之駒

續修鄭州志序

徐杜

州學正

予少時先君子課以詩書旁及史漢知春秋會盟
戰伐與漢楚攻守之跡多在滎陽成臯間以在子
舍雖程途不過四百餘里不獲訪其遺踪爲可憾
也辛酉季秋謁敬一譚先生於孟津經鄭州至京
滎見兩岸對峙高可十數仞中流二渠清而且駛
久留之至於淒神寒骨意漢楚戰場其在此乎

適譚先生自孟津來會城予隨之東歸不及盡其勝庚午仲春予以

命來爲鄭州學博私竊自喜以爲庶幾可償夙願焉至則謁子產祠灑酒於黑王相公墓下爲文而弔之復假道滎陽拜紀信周苛之廟而返獨是廣文雖屬令署亦尚有載酒問奇者不獲恣意所之陟梅泰之巔溯汴京之源朋盍簪於鳳臺偕童冠於溫泉所願猶未爲盡儻也適閻大中丞檄州縣修志州守廣寧何公敦聘碩儒以成盛舉館之僧舍

票給之間謂予曰民牧繁劇君其爲我輸屬勞因
定檢閱舊誌所載剔冗蕪贗浮僞遠者不敢遺遠
者不敢濫可載者詳宜省者畧斟酌損益以成是
編復請正於閩郡紳士參訂其繁簡疑誤乃繕寫
改呈中丞曰可遂授劄飭越五月而工竣是役也
諸君子之功居多也而予以謝陋濫廁其中得以
觀其紀載山川之險要田畝之荒墾人物之盛衰
古蹟之興廢一郡全槩亦可默識其大凡矣獨是
地瘠民貧老稚久疲於供億秀良未洽於德讓雖

已悉其山川風土而淳古未臻司牧與秉教者均
負責焉耳今州守自蒞任來政簡刑清勸農捐
規行見家給人足衢歌巷謠矣而頒蘿湖之條約
士子之肄業於庠序者皆爲有體有用之學予
健未能也將何以無忝厥職哉猶幸斯志之成也
議輩之典型未遠披覽遺徽得以感奮而私淑洵
爲化民成俗之一助而將來之來牧是那者編
文是編洞然於盛衰興廢之故亦可以知所措置

卷之三

九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甚不解夫理與數之有可知而忽有不可知如可
通而終不可憑也傳言天道遠中庸言天地之大
人猶有所憾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夫以考之爲人
地孝于親友于兄弟忠于國恭以持己廉以予物
饑厚以待人而少而壯而老瑰行芳躅勁節高風
以及才猷志氣威儀文辭無一不當壽于千古而
顧以中年之身一臥不救理耶數耶乃至此極耶
或曰數有常變理有顯微惟其常也顯也故捷于
影響惟其變且微也故有時乘除不測神其功用

於無方夫數信有常變矣而考乃遼當其變耶理
信有顯微矣乃以考正直飽嘗艱辛終其身不獲
休貞之報一棺長閉萬事都空又不知所謂微者
焉用之此不幸敬所由仰天椎心淚血交迸又
豈止尋常天性創革痛甚之云哉或曰哀而哭禮
憇哭而詩禮乎曰非禮也情也然而禮也彼夫詩
之爲物以言志也心之所之而言出焉言之所發
而聲成焉所謂不得其平則鳴是也林以風晏而

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發憤之所爲作也斯人皆
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云是以君公採之播之
以存風俗彰政教聖賢輯之傳之以維人心世道
於不絕離騷而降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今
日此道沿流而未艾凡以有是人則有是情有是
情則有是詩初何異之有然猶泛也夫人情當不
得已之極致也呼之於天而天不應叩之於地而
地不應嗚之於人而人又不應於是將冥冥忽忽
寘此情於無何有之鄉而又終不可得是真莫可

如何者矣而後乃今濬然辨然毛諸音響以寫其
胸臆苑滿之不平而後乃今得情通體然懷謙所
疑小則存乎疚疚大則因乎性命近則一夫無家
之乘其和遠則釀爲妖祲以災乎宇宙故曰情之
至者理之至又曰緣情制禮禮也者所謂節其過
跂其不及閑其蕩踰非欲遏之障之俾不得宣也
故曰入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况乎父子之間
生死之際昊天罔極此情何如嗚呼覽不孝敬詩
之所以作也敬之作詩愛情當不得已之極致也

獨是古人率其情之所至而自然成詩今人加意爲苟違遠不逮其情不孝以淺蒙謔陋亦情所無言言之已耳敢卽自云詩乎哉然則何傳乎蓋子關於考行則傳乎爾古人文太上立德其次立業孔子亦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甚重此業也身後之名猶欲其常留於天地是故賢士大夫之沒也必爲貌其本原詳其世系名字爵里行跡年以爲狀爲述以干當代名公大人以爲謚號表神道諸碑之不一凡以傳勿朽也夫以考之

在當世德追古人名可垂誦永久而不媿而可
身去卽付之寒烟衰草泯滅隨風不孝兄弟
罪焉是故上天下地北海南山苟有一術可
於無朽者不靳頂踵何論工拙夫且隨兩史
採摭以狀述於世猶虞闡揚之弗極量焉而
所發造係生平又安能秘之而不宣也哉或曰
有狀述禮也公也哭之詩情也私也先君清而
公禮無乃不可乎曰是固聖賢禮後之義云

惟其爲禮也可以從容詳慎而修之惟其爲禮也

故不禁間疾探吭沛然

之

公私之云沉即以公私

已於其間者

不才遠從膝下而

馬天涯

形影不離考之愛也

考也知之

悉迨將告終復以

不孝

是其責

人較重其遺憂也又

嗚呼

人子忍

言且即先狀述而

更相無

並彰也耶

故其中凡有闢行

傳之

不忘

亦有不盡閼考行者傳之益以洩之痛思於已也寔亦敬私也今而後有矜不孝之意者孝之詩察不孝之情則不孝感其朽不

之情即寓於不孝之因並得先

親友於兄弟忠於國以持己廉

待人而少而壯而老

猷志氣盛儀文辭之

考之死而不復生

凜猶生者見於功德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題請豁糧修河感恩碑

毛汝詵

郡人
進士

天生聖人以爲民也聖人軫念萬民寄之岳牧岳
牧得人則下情畢達洪恩普被民困以紓民患以
去其利溥其澤遠矣鄭濱大河不時侵溢兼有賈
魯樂鄭諸河助之爲害而賈魯更烈故近水一帶
數十里非斥鹵則淤沙非瀦水則洪流或種不入
地或播種弗苗或苗不秀秀不實或枵腹拮据衣
食無措或逋賦徵比呼籲無門近或數歲數十歲

遠則不計年矣

聖作物覩百姓引領望恩

栗河悉民隱諭我巡撫富公周詢疾苦公上牒
于都廩屋窮黎命我開封府司馬黃公屢鄭跋書
黃公來鄭自州北而東而南悉勘以上無牒公
復詢我鄭牧陳公陳公又爲備陳厥苦公乃嘆
曰憲矣斯民不播不獲其何以堪且追且呼其
何以支於是力陳於朝廷除畝地三百九十一
頃八十七畝八分四厘沙地六十六頃八十三

頃八十七畝八分四厘沙地六十六頃八十三

派九分七厘凡除銀三千六百八十兩五錢三分零四將雍正十三年舊欠悉行豁免數年之拖累以去民始有更生之慶公又會同總督河務白公合疏奏請發河庫銀若干修賈魯河道自我鄭田家河迤東經張家橋至灰池口接中界濬河築隄上下三十餘里數十村沮洳以泄汎溢以免僉曰繼自今田始我民之田也廬始我民之廬也我民始得作訛成易以有其生仰事俯畜以有其家也大哉

之若矣蕩矣厚哉公澤周矣浹矣我民無以鳴報也
衆口嵩呼北向稽首斬我州牧陳公上請於公
代陳輿情仰達

從東向叩公勒石以誌

祭大王廟文

張鍊州守

靈廟秀兩間靈昭永奕輩固黃興澄清底績乃畚洪
那倏然奔溢及鄭之疆隄防齧蝕勢若建瓴飛濤
立田廬既渚民且魚鱉埽築是與畚鍤維亟拔
落稽綯繩土寔集彼丁夫指千萬百宿雨餐風

少蹲草藉暑繼以寒頰汗破瘡旦暮以之有作無
息嗟民之窮仰神之赫降罰有來吏寔不德敢與
神要哀此蒼赤人力所施功成期月浪靜波恬一
勞而逆神齊其威民涵其澤或有灾疚吏敢逃責
齋沐告虔牲醴用潔神其鑒之烹蒿膀蟹

按乾隆三年九月河衝黃崗廟地方損舊隄之半
歲修築埽至明年六月工猶未成夫之集于河
干者數千勞苦備至余具述其狀祭而默禱于
神是夏埽工果成河歸故道迄今已越六載神

之底不亦大哉

制藝說

李 濬

正洲望

制科之業始自前朝三百年中風氣屢變大抵文
本於六經先儒者純粹典雅如商彝周鼎其精采
不可磨滅從子史百家出者傲岸豪邁如龍躍虎
嘯其奇變不可端倪隆萬以前文恪荆川諸先正

融貫經史元氣渾淪煌煌盛世典型稱爲有明宗
匠信不誣也嘉靖末季歸太僕爲文字中典能於

儒先之理暢然言之精寔醇朴不事纖巧眞文之

雄者嗣後穿插埋伏之法生尖巧峭拔刻削已甚
雖開後人無限法門而渾厚之氣漸且衰薄矣故
貞諸公才氣橫肆率多怪異弘敞不徇町畛獨方
城嘉魚推一時巨手其理法無一不自古文中來
特故爲高巍其貌精研其詞幽渺其思此唐詩中
燕許手筆也柳子云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其
兩公之謂乎肆力於文者惟於前賢所作咀咏玩
味久之得其神髓下筆自有一段真精神咄咄逼
人腐格鍊之而新板格鍊之而活俗格鍊之而雅

不論清奇濃淡大要一闇一闢盡之矣古人得此

武者惟史遷爲最神而唐宋八家文亦不離乎是

雖爲變化也故取裁於經史規倣乎大家而融之

復自然之法得心應手卓然獨成一家昔人所謂

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其庶幾夫昌黎大稱意則

天怪之小稱意則小怪之此憤世嫉俗之論近令

持學究每借此以悞人謂前人風味非時所好或

父兄教子弟求速過甚剽竊揣摩謂之捷徑言理

野挺影捕風論法則守株膠柱以至浮華軟靡

靈皆黃茅白葦母論不能樹幟場中其敗壞文
治沒子弟性靈爲害匪淺王半山悔秀才變爲學
究想亦見及於此與請以是質之諸子

爲忠烈銀臺魏公乞言小引

張伯行

儀對

竊唯植萬古綱常每嘆前賢可仰居一朝人物詎
令後世無傳不有闡揚曷伸忠烈東里明季有

銀臺司魏公諱尙賢字明賓秉扶輿正氣爲嵩少

耆英至性過人才不侈風雲月露眞儒命世學惟

崇濂洛關閩名著和羨但願有功於民社望隆補

總期無玷乎朝班以庚子五魁殿丙辰二母初
授五花判事多所平反繼封疏草陳言絕無違忌
此出守殷肱郡散加派於花村自茲入參喉舌
可効逆璫於禦禁意旣未申于熹廟非可折腰情
雖見諒于懷宗猶多掣肘遂謀老去卽賦歸來當
時彩鳳頻啞儘堪擬山中宰相此際青氊自擁却
只如河畔逍遙方延布衣昆弟之交爲整家塾課
程之計不意流寇至於聊城十年禦寇是圖身率
衆兵而簡鐵騎終夜守城相保首倡義舉以修金

湯亦云衆志皆齊可使一隅不恐無那天心莫歸
人力難持乃於崇貞十五年臯月初四日寇亦攻
矣城隨陷焉公在東門誓無北面願爲厲鬼殺敵
不以大臣屈身慷慨舍生從容就死一片精誠血
性不負三百年養士之恩滿腔節義文章足酬數
十載讀書之志獨是氣壯山河能報主於當官或
易若夫肝如鐵石不忘君於致仕良難此匪直喪
顏常山同垂竹帛而真堪借文若冰並照汗青蓋
矣凡居桑梓之間業皆知其取義即在聽聞之至

誰不服其威仁與論陳其情留名郡乘有司上
事從祀費宮迄今入里改容闢風起敬見碑暨
過墓式軫寧只孝子仁人之心動忠臣義士之
哉所慮者賢聲已曾傳於人口芳躅尙待續於
編此中大有人原非事過遂泯吾道渾生色亦又
歲久易湮非得風騷莫備轍軒之採必須月旦
存國士之遺茲者五世元孫繼志傳經方欲稍論
涓埃不忘百年鼻祖捐軀殉國更思亟盡顯揚見

歐公猶以爲未見大尉歌蘿露且賒望載歌陽春

行等有意添花無能視草家鷄易歌敢言字掛
霜遼豕何奇安得思如陶謝稔悉蘭亭未購終有
歎於縹緲萬惟芝檢移來乃生輝於梨棗况蒞林
既任斯文之責豈銀管莫發潛德之光恭惟海內
名流天中哲匠健筆凌鸚鵡無勞數陸海潘江雖
文鑑翠珉遮莫誇班香宋艷固所稱起衰風而追
大雅內白骨而榮枯枝者也爰假先容代陳下愚
猶原景仰於臧魚之外辱惠染濡於倚馬之間望
千丈丹崖借鸞鳳之音而不朽萬尋青壁得江

之助而益彰行見顯忠遂良不唯一門奉爲祖

燭看砥世勵俗且使四表知有典型矣俯鑒黃金

仰祈丙鑒

課士小引

大學詩香宋雙周祖蘇李

正路

鶯鳥初鳴日照文光煥采杏苞將坼風來墨沼生
香覽金水之潔潤珠明玉耀瞻梅峯之聳翠鳳舞
鸞翔文星與奎璧聯輝東里自來名勝人傑偕地
靈並茂管城富有才華雪映寒窓知三冬文史已

遲雨餘春晝晉七襄錦繡咸成美也人繫一韻頌

開三徑樓頭吐鳳盈箱芍药之花案

蒲萄之錦臨場角勝推老將于幽燕奪幟爭先

少年於河朔茲值好文太守水鑑高懸預期

時英辭鋒畢露幼安之席縕忍割於華歆中郎

書願遂傾之王粲非日昌黎前導能傳賈島之

或者皇甫序言聊長左思之價佇望郊邑各流

林俊彥才高倚馬瀾翻陸海潘江技擅雕龍

瘦新鮑逸繪烟雲于楮上惝恍迷離敲金玉子

間縱橫璀璨脫穎而出棘闡待掃三軍磨

芸案先穿七札將見鷲坡視草風飄落紙以
豆僅鴈塔書名人羨登仙而独步僕官間以客
撫花畔詩筒署靜同山窈喜士林芳社無
在月黃第一功各莫如鉛槧老朽目中無
月旦以從諸君腕底有神幸挾風云而至
有待鵠立以遲

唐丞相晉國公裴度墓表辯 明張可觀州

晉公度聞喜人也而墓於鄭史之書石之志

之隣卒相沿而

焉信名簡牒傳述必不重誤我也疑者曰此不相
及葬此土也何故史石安必不傳訛而墓隣豈其
雲仍邪不憚搦筆戒使用造晉公之里往訊其後
人會司寇葉公諱士敦者家世聞喜適乘傳至余
迎謁懼甚遂首詢晉公之意無人焉若猶有人
宣晉公猶有鬼神春秋之不修而任其餒也葉公
曰裴氏之後昌裴與僕固辱在姻姪之交也語及
裴公之墓虞其鄉復有墓則此墓者誣也葉公曰
裴氏數代祖墓無所闢遺獨少一晉公其譜牒所

留咸謂晉公愛彼牛眠麟臥於漆洧之間先年並

子若孫禋祀不殄今不可望於四代之後矣然甘

孺猶能念爾祖以徵其說余故詰之曰太公封於

營止及五世皆反葬於周盍往歸焉葉公曰蓋

者爲旅葬設也晉公實卜此佳城必欲迎而歸

拂治命而怒先大夫於九原也仁人之後必不

然余始徹其顛末而告之曰漆洧伊何吾鄭也

職伊何吾鄭之林錦店也碑碣在翁仲在第不得

其營葬之故裁楮候發欲過貴邑而問焉敢質

畢葉公曰予言不妄欺也頃蓋聞先達之塚備
鬻之傳卽涉不曠敝邑亦復如是不守信而恣
斂之奇當冥漠之官魍魎之吏又當有還魂之
起晉公於重泉就質於幽宮毋乃毛穎告勞紙價
騰貴乎休矣勿勤於遠余敬受命緣是導司寇公
賓酒墓下又見其粉標受誅山麓不完典者失禮
靈也用慄自是於受誅者植之不完者葺之失職
者振之用慄者妥之余不更疑矣

明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神道碑

楊榮大夫

國朝稽古爲治用人之法惟舊是圖列聖相承至由茲道於是耆德宿望之臣歛歷中外荐躋顯要以至特衡秉鈞先後數十年榮名始終者往往有異人焉何其盛也宣德二年夏四月朔日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以病卒明日上賜之棺且命禮部遣官祭之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爲治塋越其孤瑾奉監察御史羅汝敬所述公之行狀謹之

謹拜請曰先公旣沒將祔葬鄭之城西南老塋之

大然無文刻於墓石恐遺德弗傳敢請一言以
於後庶幾永有賴焉予與公同官於朝交久且
誼弗可辭按狀公諱彰字文熙其先世家太原人
有顯人後散居四方皆爲巨族公之高祖諱彥
至元中以明經爲河南鹿邑縣學官因家焉曾祖
良祖賜父汝能皆樂善好義居鄉有聞母郭氏元
妻彭氏家避兵汾晉之間海內既平將歸其
遷鄭樂其風土遂占籍焉公生元至正丙午年歲
時十八日幼穎悟好學稍長有司選爲州學生益

與難苦學日以進洪武丁卯領河南鄉薦明年會

兵禮部弗利補太學生嘗使山東平糴以實量

歸列納賄縱逋欠者公毅然責之弗聽北還其人

果得罪公遂逮幹閩明年授吏科源士尋改吏科

舉事中奧妙繫之任夙夜在公出納惟允歷左

禮學中書舍人尤著遂進都給事中未

至刑部員外郎時有豪橫往往構訟相

連繆至數年弗能斷決有司率爲所誣害公曰

冤枉忽然亦豈宜寬縱以長惡哉於是正之以法

而爲所誣者皆得釋人咸悅服旣而超拜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居藩七年吏弗忍欺民懷其德永樂初召拜禮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四方萬國重九譯以朝覲賓貢者肩背相望於京師賞賚燕享無虛日公與尚書鄭公賜同德協恭奉職惟謹尋年以父喪去官哀毀踰節鄉黨稱焉服除遷戶部醫祀華嶽過陝西之新安聞民鬻男女償逋租鹽還奏之詔蠲其租且官給楮幣以贖所鬻男女永樂之永樂壬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論事

毅持法公正人不敢干以私嘗以母夫人年高

歸省事而難於請迨蒙恩命按河南許其過家

賜母夫人官服仍給白金楮幣以歸爲壽時人言

不折羨及庚子陞右都御史秩資善大夫仍按

南侍諸鄉舊一如平生至於公法雖親不貸時考

繩連年水患民多流亡有司復加重歛民益以困

公采奏之於是詔停不急之征十餘事凡官吏以

貧暴罷免者九百餘人招流民復業者幾五萬

襄官廩以賑之賴全活者甚衆先是強賊張大聚

亡命嵯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女僧宋繼善與
其徒數百人爲妖言撼衆奸人李仁美以左道惑
人公悉捕斬之平生嫉惡甚然獄有所疑必反復
讐讐然後決有鄭旺者罪當大辟公閱其辭發焉
命御史爲之辨果得不死公性至孝以父旱亡事
哥夫人尤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遺人馳獻
然後敢食歲時薦先嘗哀悲不樂所得俸祿必分
與族人及濟貧乏嚴家法訓飭子弟有違禮度者
必痛責之乃已洪熙改元進資政大夫得推恩旨

贈其祖考皆如公官母封太夫夫人咸以爲榮
李之日士論惜之配郝氏有賢行封夫人子一
長即瑾瑜先卒女四人長適太原衛指揮範應
通楊府三適李遠幼許嫁鄒敏公爲人簡雅謹
潔介自持恪謹夙夜垂四十年毅然有古君子之
風若公者庶幾無愧其職也歟爲序次其平生云
能之槩而系之以銘銘曰王出太原世有文人
遷鹿邑閭閻躋峯迨於高曾家聲益振元季兵

避地汾晉幸際聖明桑梓是思爰築鄭鄉占籍於

茲公承厥綏早悟而通發迹場屋游歌辟雍列職
內庭實典封駁優游禁近荐膺顯擢旣遷秋官持
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實寧公來自藩乃貳宗伯
繼贊司徒厥聲籍籍秉憲內臺風軌肅清白髮蒼
顏翼然在廷弗規弗隨正色率下從容廟堂贊
聖化惟公克忠廉謹自持惟公克孝祇奉母慈
沐國恩膺此褒典光於三世無間幽顯公宜壽
寵眷是承云乎逝矣溢然遺榮公則無憾世乃
惜邦失重臣人懷舊德蒼山嶧崿公爲之贊

之不尙徵斯文

明南陵王墓碑哀辭

嘉靖三十二年全文刑

周王崇基

乾之德厚而康兮古稀來臻貴且富兮曷其失

冥其彝常兮朝曰慘悽秋風颯兮形廷寂駕陌

兮道委蛇建素旌兮之元室廣后土兮安王躬

王德兮刻其石名垂不朽兮萬古昭斯

王陽明先生像贊

舊州署有仆碑發視之則先生像也其來

不可考下書嘉靖庚申季冬知鄭州事安

後學項夢龍刻於仰高臺上書東郭像贊

門人邵守愚題其贊中亦有不可辨者

全集
改正

姚江濬祥禹穴炳靈良知一振羣寐咸醒接溫寧
羈萬仞典刑仁爲已任勿謂丹青

毛副使論贊

田蘭芳

睢
文

論曰明成化中霍尚書韜王新建守仁孫巡撫
同舉浙江鄉試其後宸濠叛三人實始終之夫一
事之起天必預儲數人以當之或產同地或進同
時不偶然也今文炳諸人皆懷宗卽位所首拔擢
其大節若與燧異世而同符然終無救於明廷

嗚呼天人之際難言哉難言哉

焦登州論贊

徐一壯

正

論曰漢高之封功臣也以蕭相國爲第一封鄧侯
寧以發縱指示哉蓋以轉輸無缺故耳秦武安
陵趙括於長平則遮絕趙糧道因以破趙蓋子

餉糧士有饑色轉輸蓋若是之重也吳耿獻公
元功者不及先生豈薦刻無人耶然不借景監
宋容又足見先生之高矣至以弱齡失怙且鼎
之餘出入戎馬間不廢詩書致足嘉也跡其所建

是炳耀史冊視母親嚴父之督責不能克自振
人者不且爲先生之罪人耶每讀家乘輒於邑
夢云

道學堂銘

明魯世任

州守

聖有極爲室之天惟聖有極立人之全登斯堂
佛何謂焉仰觀於上瞻拜於前是效是則可
贊

寧河銘

唐皮日休

河漏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畫

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鉛貫地龍舟未故江
心哉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
姜王守此而已

采哉亭銘

羅百敬 郡

水皆水也惟水斯潔惟水斯澄惟水斯文惟水
乎君子之交澹其味知者之樂根乎情熱炎腸
淡游煙氣賴以清道心藏魚躍世事看浮萍挹彼
茲源源盈盈蓋將自其盡者而觀江河曾不若

句自其不盡者而觀尺寸可成乎滄溟也

尤以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吾以名吾亭

首魏銀臺公集後

吳驥

清江

觀明季遺事竊怪公卿大僚匍伏迎賊搖尾之
之狀輒毛髮爲豎生同其時願手刃之及讀西
王公忠節諸公傳又潛然出涕矣天命之運
如斯一未能支信然哉余來鄭謁鄉賢祠知先生
死於死者因訪於時生化生歟其致命及秦
二事稟稟猶有生氣嗚呼智巧者爲豪傑而
著至履斷屍分明社之墟孰執其咎余之謂

矣而僅爲公痛哉

重建函谷觀玉皇閣小引

同上

萬象之理盛衰之機古今不爽州西十五里有
古觀卽昔之三元宮也地當孔道往來每大荒
騷息足憑眺趨咏於此余筮仕許昌遇空
客持賈仁桐歷述始末觀之興止屋宇三楹
尤香火迨全真蘭德照增建三清大殿暨殿宇
起更確一時崇巒壯麗整肅觀瞻何其盛歟康

宋成先大夫來守是邦勸耕課稼每憇息焉

凡不食至今

猶存當之勿忘也夫西

父文以

之

此是皇朝成憲多有傳

金少任始案牘

所式憑不可無也

至誠寄與亦不可廢私以

之

張衡魏

無踰踰捐施其

之

山其典也易矣異時
觀云之盛不獨爲生持
而人遺澤長留勝地是
為公之遺也

樂爲之引

志卷之十二

賦

鄭州攬勝賦

有引

徐杜

州學正

余來鄭踰三歲矣望雲漢而興懷撫琴尊以娛志
要希無負吾幽素而已每於賓朋過從之餘縱覽
山川景物見其士敦氣節民習耕稼猶有先王遺
風蓋_也地居四衝措應頗煩賴獲閒署日與二三
君子論文說詩興起風雅寧非幸耶時寄歌咏輒
欲潦倒茲賦之作聊托梗概至晨穀跡班揚所不

計爾

客有寓於鄭者見其道滿糞穢地多鹵漬每當風吹則墮翳紛墜至於沿硯棘毫而不可揮灑乃不

勝其長喟焉予爲賦以廣其意曰子勿少鄭蓋兩

京之間一大都會也其仕夏商莫議已周自武王

定鼎肇封爲管

初封管叔鮮於此外城爲上口管國

與祿父名

武庚而

借起實不忍湯祀之遂折斥日畔亂亦自事後短

之耳脫殷緒兒篡千百世以下孰不曰寧毒親而

奉君爲忠誠之臣歟

平生後司徒桓公

爲

公

爲

謀寄秦府兼節滅虢遂
鄭宇國雖暮爾而晉楚

偷爲輕重每欲肆其攻取自三駕莫爭

襄公十年晉悼會諸侯伐鄭戊鄭虎牢十一年復伐鄭同盟於毫城北是年復會於晉魚自此是鄭不復叛而晉常

爲盟主賴以久安者四十餘年人皆歸功衆母

禮記子產猶衆人之母也

古之遺愛士子聞之泣下如雨死其誰

嗣與人感之式歌且舞迨秦虎競遂轉戰京索民

困瘡痍戶口凋落文景撫綏再獲生樂光武則起

跡自宛營都於洛鄭爲近乎帝畿而規模增其式

廓唐室人文盛稱榮

陽鄭州亦稱榮陽郡

廣武置於東魏

防禦設於後梁宋則名爲西輔資以夾峙金湯數

用重臣出守

如曾公亮

陳堯

而寵錫之以詩章歸巖乎

鼎屬猶存

碑在舊治內

想見當日君臣之拜颺明因

元舊培植者幾三五

年其時人不識有兵戈而家

每贏夫金錢乃繁

之蒸盛遂游羅乎凶殘於今

生聚猶未盡復豈

弊者自昔而已然乎仰觀天

文則上屬角氏祥

木旱形擬量米

步天歌氏四星似斗側量

木當壽星之一

豫省之戶陞遷或旁達聯

驛亭北抵河干西

北榮南接鄭州

北榮南接鄭州

鄭州爲

連汴京雖地不大於百里應較勝於分胙之曹

生齒視二萬則有奇而愛養漸以日增賦稅計

萬則不足而輸納得其公平陰陽和協四序代

菖蒲初發農夫力耕耘蟋蟀未鳴紅女先驚是皆本

務之是急奚侈靡之敢盈憶昔周宣中興狩于甫

草

鄆州東
圓田澤

旌旗搖搖遷徒囂囂四牡驕驕禽獸俱

饑弓矢既調遂盈大庖赫赫濯濯在我東郊東都

有湖方可十里澄徹如鑑一泓深水有畜有洩有

原荷委翠鳥翔於波上錦鱗游於淵底迎岸弱柳

垂絲滿塘芙蓉放藍稅稻離離恍如南歸蔣種漁

舟泛泛疑似滄浪停櫂君子亭邊可以乘興納涼

東山脊上得以極目眺視宜乎僕射尙其疏鑒

陽撻射李冲故名僕射陂司農作爲勝紀明陰化陽別業有東山勝地記枕龍

閣而蹊逕逶迤傍鳳臺而樓閣聳起誠云養閑之

別墅爲攬暉之芳沚每意當年全盛得賢守牧去

蘓若黃廣厥修築畫舫酒旗蕩漾於水沚宋戶

欄軒騁於林麓逸人騷客多景物之品題選勝

春紛車騎之微逐安知不媲美於餘杭而首闡於

天竺也耶湖冰北注賈魯合流上溯榮澤下逮中之

半雨堤捍波既廣月修萬柳布蔭既直且稠參

浮碧一望清幽賈客時來可以遨遊離人持贈可

以綰愁洵足令人曠懷思曼而悔教封侯也山苦

梅泰脈聯崧高峰巒韶秀圖阜岩峯含烟凝碧無

相望於永夕興雲致雨曾不及乎崇朝吸靈泉空

沉疴爲之悉却謁聖容兮香霧於焉長飄

相傳碧霞

君修行處接紫荆

山在北郭

之躋峋兮畫三寶之清刹連

雞山在城西南隅之豐臺兮奠百雉之赤標登樓瞻兮翠

后圓

風后頂
在新鄭

憑浮圖兮太行遙官治邃故兮望

樓

在州

插乎天半巖序恢壯兮文昌

閣在學內

倚乎

治後

插乎天半巖序恢壯兮文昌

閣在學內

倚乎

霄鬱蕙蕙之佳氣兮誕賢哲之楚翹幻矣列子

冷御風臺名空存誰識仙踪應運而出聖明遭

旣盛文藻亦茂武功尚書侍郎

服虔東

則經學

窮也廣文學士

鄭虔善畫

則繪事何工也司刑

李召唐人

則執法不撓中翰

鄭袤晉人

則選舉得公也納言

裴徽宋人

狄梁

之雅量久矣其包容也樞密

王德用

之

岸然立班廷中也如諸韋

韋思謙

以孝聞

之

鄭氏

鄭珣瑜鄭覃鄭

之科甲亦曠世莫與同也

狀頭者

霍復中元狀元

文章華國撫豫軍者

王彰爲山西巡

消患王宮也此孰非一代之奇人而天子之股

也更有成仁取義仗節膺鋒如銀臺

魏尚若即寧

陰化

若副使

毛文炳

若蘭州

趙紳

則皎皎其志烈烈其

風也餘及巾幘矢志不辱烈女貞婦不可指數

又孰非克衛乎綱常而知所適從也他至世家

族俾昌俾熾咸本其先世積累之深崇也此所

箕裘濟美光耀於乃宗也其山川聳厚無論帝

陵寢

周世宗南陵
王遂平王

卽紳衣宰相

裴晉公墓
在城南
鐵槍子

師

王彥章葬
於管城

亦於此啓若堂之封焉則土著者官

其有餘榮也若夫草木之蕃叢物類之產殖其

列於兩都三都者固不足以示博采而矜淵通惠

吾子亦奚所不足於心而居恒忡忡耶今也地

民貧載耕載耘橫經稽古是訓是遵則守茲邦

方撫字之勤勤矧予輩秉鐸者敢不提撕之諱

又何風化之不可不變而盛治之不可聿臻也

客乃俯仰逡巡揖而致謝曰初來居此罔窮罔

得君之說而知鄭之殷醇心思爲之頓爽耳目
之一新自茲以往亦惟常於是卜鄰而已矣

喜雨賦

時化

郡人

已巳秋大旱鄉人皆祈於其社雩於其地之山川
莫之或應至八月丁酉夜始雨緣余望雨殷而思
雨切故於雨之情形備細察之而

賦曰維螢鼠之爲虐兮二氣失和當西成而亢陽
兮雲漢興歌妬菽萁之蒸蒸兮戕乃嘉禾嗟焦枯
之靡遺兮將如之何爰請命於上帝兮剪此旱孽

帝乃勅岳瀆與山川兮無封江河又爲蒼海若
龍神兮俾覃恩波維時吐烟靄於泰岱兮走同雲
之漸多奔鉄騎之陣陣兮趁東風而蕩摩始雖苦
封娘之箋揚兮終密布而婆娑障林巒其如失兮
蔽碧空以飛過油然作矣俾丙滂沱方其雨之甚
降也聲與葉亂霖霖其形或霏霏而暫却或漸
而乍停一似乎老成持車臨事焉而徐爲之叮
其漸零也滴砌拂塵敲窗擊屢露已凝而益寒

將沉而慢打訶欷人之隕涕悲嫠婦之泣

乎持萬斛之珠愛惜焉而不輕酒其既醉也不夢
不電不激不昧儼鯨魚之噴沫似樂巴之嘆酒
瀟瀟於簷際聞汨汨於巷口又如孫子行兵中
喟枚而疾走其大鴻也故之一派揚之一帶雨
絲其如纖雲搖搖而如葢捲屋上之飛瀑滴簷前
之交簾自中宵而伊始達晨曙而未艾是卽天爲
我雨金雨珠何能若斯之利賴猗與休哉既優既
渥沛自天來悲桔槔之奚濟嘆洪鈞之多才榮幸
頓易於朝暮清澈暢我之情懷康衢而遨遊

無復向日之塵埃撫琴書而增潤兮古蕉影之葉
徊山澗而以灌纓兮石披繡而生苔川瀆瀦以餐
媚兮環綠草而潔潤洗丹崖其如畫兮灌紅葉之
可裁無論徑栢淇竹咸欣欣有向榮之致兮卽此
三徑就荒行見菊吐英而梅孕胎爰是適我山庄
郊原散步穿如沐之芳林振如珠之草露鳩鳴
而招侶蟲唧唧而如訴慶餘禾之猶蘇兮喜來
之可布話鄰翁與野叟兮鮮不有天下之娛謀福

潔以山神惠兮俟農功之畢陽愧余之眇凡莫開

無能爲蘇子之記兮敢濡筆展楮而學賦

卷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卷之三

藝文志

三

河出榮光賦

韓文

我

明合顯微而疎爍雷厲風行惠通遠邇而咸敷

烜雨潤萬方作庶不遺海澨山陬庶類承

恩且逮昆虫草木因已嘉徵至休應頻來爰即內
地而仰昇平見陽侯之氣無怒因於遐方而占泰

泰想溟渤之波不揚黃流發榮光效靈下由河伯

碧漢承蒸蔚降鑒上達

帝心小臣

備員廣武之勞地頻河而目覩秉鐸榮陽之

側志望

闕而神馳不揆鄙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其辭一

維崑崙之苞孕畜極而洩東北之闊漫瀼迸裂

厥屈於東南成瀛派而不竭灌爲星宿之海廣無

衍而出畿嶼從此奔激衝突每千里而一折巒

浸之習坎爲天地一朝張積石肆洪濶之沉深

柱巖包山之滉洋喧庭澎湃竹箭不能並其迅

激湊漱灔瀛海若不能制其森茫西經睢蕪東貫

揚雷响電掣風振雲翔蛟宮浪鼓鼉窟波狂獅

伊祁之代山爲之懷而陵爲之襄化熊九載仍上

整之爲殃幹蠱八年始底績以呈祥亦越後世
堤酸棗起秋風瓠子之歌陽武陳留有絡竹詩
之址絕難求底績於川原又何望呈祥於水濱也
一人與无仁而遠同符並禹績以比其美安止禮
二氣之元緝熙契五行之理猷爲參乎三極清晏
昭於萬里今見長河效順而濤浪不驚大壑呈休
而榮光斯起色陸離而璀璨氣交密而氤氳雲霞
未方其蒼鬱幢蓋難壯其纈紛驥騰碧落而成氣
掩映繡阡以爲紋畫光晴霽帶曉靄而連夕曛夜

色晦冥暉半極而曜星文蓋太和致祥何與豐城
劍氣亦至誠內感豈關海市蜃氣惟馬放而牛歸
旣靖四海兵刑之氣斯龍翔而鳳舞自來兩間用
嶽之靈目觸祥光知三門七津之無汎心儀佳應
卜大伾大陸之永寧廻狂濁之倒萬姓恬熙而委
廬舍由地中以行九支平靜以趨滄溟水居六位
之先下及金木自順類而惟叙河屬百川之大會
如江淮亦會同以朝宗斯

之載筆蒼采觀聽來父老之杖昇仰瞻

瞻

燦俯視喜靜波溶溶稽沉璧于周成方能獲茲瑞

應溯舉芟于漢武未克繼此芳踪小臣於望氣占

氣之際慰瞻雲就日之心有懷欲吐僅俟虫時鳥

之咿嚶自愧無文效土鼓蕡桴之聲音行見瑞繞

瑤樞並復旦之慶云並現共瞻光聯珠斗與重華

之麗日偕臨因功德之光昭摹盛用咏歌之揚厲

惟欽

歌

輿人歌

取我衣冠而褚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穀子產吾其與之

又歌

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產不穀鄉校頌

唐韓愈

我思古人伊鄭之儕
以禮相國人未安其

於

鄭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產毀鄉校則止自何
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
吾過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
塞上聲邦其傾矣旣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
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
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
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
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哉愚曰人

唐

僕射陂曉望

羅隱

離人到此倍堪傷
陂水蘆花似故鄉
身事未知何日了
馬蹄惟覺到秋忙
田園牢落東歸晚
道路辛勤北去長
知羨無愁是沙鳥
雙雙相趁下斜陽

夕次圃田居

祖詠

前路入鄭郊
尙經百餘里
馬煩時欲歇
客歸程未已
日桑柘陰遙林
烟火起西還
不遑宿中夜
渡京冰

宿鄭州

王承雍

朝與周人辭暮撫鄭入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覩僮僕宛
沿望不見秋霖晦中陸田父草際歸村童雨中牧主人
乘臯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悲雀喧禾黍熟明當渡
水昨夜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邊徇微祿

父陽樓

李商隱

花明柳暗正新秋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歸何處
不知身世自悠悠

秋日閩山送人隨計

韓用之

日阪前是傳一野去程崩鶴弄高秋吟拋芍药芬芳
茱萸飲酒向日迥飛駒咬皎臨風誰和鹿呦

平二月仙山下莫遣桃花逐水流

宋

九日登城偶書四十字呈通判殿丞簽判

部

祖無擇

母學

門處稱登臨高城接遠岑酒杯深映玉菊葉細浮金美
景年年定衰容日日受感時無限思偏動洛生吟

自和

佳辰良宴會詩友得高

高適
參

覽景窮千里論費擬

金菊容秋色減桂魄夜寒侵莫下牛山淚且爲梁甫吟

和前韻

高適
酬裴迪

九日登高處秋郊列翠岑夏山頻寓目疊蓋屢垂金日

盡良辰醉寧思晚景侵荷容落帽仍賜鄙

再疊前韻

元侯宴佳節城上望煙火飲盡千鍾酒俄成百鍊金

蘭方並賞春月莫相侵每

人高賦常慙

粵東芳艷開軒對碧岑煙光
齊寓節物應

歌頌博朱顏酒易侵城頭留
耽景盡好副清吟

回歸古樂前韻

和李詩

古堞天外見遙岑紅葉翻晴錦黃花亂碎金甞
筵惟共樂塵事不相侵對景仍華藻篇盍雅吟

和前韻

李

文思使

燕席圖黃菊秋山顯秀岑玉光晴近酒霜氣肅乘金妓
放歌爭麗賓歡謠互侵獨此醉牛馬走歸誦使君吟

回歸古樂前韻

和李詩

黃浪開晴野青螺出酒行漂楚菊詩競掩南金蕊

日從鴉亂平雲看鴈登高爲公賦溢溢大夫吟

和前韻

春山遠表翠平水靜音

任逍遙

職方

員外

菊會飛三雅霜軒繚禹岑塵談陪于玉印貴奉腰金高

惜良辰到斜愁晚景侵桓生思有助壽笛寫龍吟

又

高酒樂朋臨頽山醉岑浮散攜萸火折菊亂橙金霞

徑幽時下風欄葉侵主客傳深句捧玩

曾當重九高軒面翠岑杯行疑傅翼詩就且

明驚秋曉心歡濃畏夜侵杜門就懶客攀和不成吟

讀書文

遊閣曉日時菊艷秋岑塵諭一揮玉釵行密耀金臺
低首鴈度地迥絕塵侵共仰文士伯歎餘不廢吟

辛酉十一月十九日旣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

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蘇 軾

不飲何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鶴發歸人猶自念庭

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巒隔時見烏帽出復

苦寒念爾裘裘薄獨騎瘦馬踏冰月路人待歌居人
僅僕怪我古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
零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誰君知此意不可言
心弗告愛高官職千秋日猶與年山川代變附西門

明月照孤城
風塵變其節
文士前趨翁不廢令

題子產祠
篆禮森森
碑辭汗漫
秦書金洞

瓣香端拜大夫祠千載高風想目空之變士不忘鄉校

濟人猶說采與私雲荒遠丘丘聚雨蝕蒼苔臥古

地山川登眺裏獨遺愛不勝悲

重過鄭州

薛

中州勝蹟多管城風物喜重過西來驛站臨
去人烟接汴河僕射舊陂今寢冥世宗遺塚尚
碑誰似唐裴度千載勲名耿不磨

勸農古風

陳禹謨

春晝庭無事新槐影自移一犁紅杏雨觸起勸農思
止桑田外四野遍耕犁好花開上苑幽鳥轉高枝土
甃生陌風和柳滿池如何新與余忽使草離離荒莎
可弃芟柞欲乘時畧畧勤良耜農舉趾齊又悲蒼

屋春來復業遲今日司民牧憲勤體念茲試問占年
秋成定有期

別鄭州父老

陳禹謨

明王在宥年繩焉懷共理乃捐青瑣以委白屋一
彼榮陽城奕奕高百雉磧磧天山區迥綠地四鄙
良在茲三輔莫遠爾粵余腫腫興楚材莽所擬魚
豐豈獄馬骨棄燕市四十始就之本冀州轉史麥
疆閭閣悼如燐誓當分半藁草乎更張弛治緣成
人情真勿喜縱橫大道上

相錯相競供其用

使

相錯相競供其用

使

不得已抗第定壤賦催科停斂履通融積千倉植
二蓋循原撫遺黎庶免國量死鄴傍有故河黃沙歲
饑徒環河十萬田灌漑靡可恃力訓寧舉羸一勞將永
訖但見勤畚鍤誰知暇未耜三月不怠素功成若流水
萬初誦豹決漳載歌起華實蔽四野河潤彌千里鞠
為首吏瘁丹心爲君矢龍蛇終不祿尺寸竟何齒幸霑
蒸湯恩賜金復賜璽稍遷去吳會驅車渡漆洧父老前
呼天其忘畏壘壘虛爾意庭貆每自耻或遺憤憤
之迹有赫赫紀黃鵠東南飛十步一回視傷哉逐浮雲

未窮止薄游故已倦河清豈能俟願言謝世務不
敢敵屣蚤晚具茨山東訪黃童子

賈魯河

田鑑

五年間事渙爲水患憂恐來浸汴國導去過徐州因
憐民苦惟從賈相謀開通徒竭力終久向南流

贈范聘君竹溪

無關鄭事因係死難名臣故存其筆

魯世任

州守

誦鍾靈盡岳川效靈只在寸靈間春風藹藹吹羣品
性存存衍聖傳甲子始旬更六十果花瞬視歷三千
人呼吸通今古有壽如斯不計年

過鄭有感

李及秀

河
南
巡
按

暮黃埃盡蕭條見旅城荒林藏雨氣古道瀉泉聲鏘
驚懷前事暮櫛感昔英誰稱遺愛者中澤有哀鳴

遇鄭有感

沈荃

巡道

道徵輸急誰言民力蘇兵來苦鑿驛吏至更追呼廢
空發新畦草未枯流亡嗟滿目鄭繪那堪圖

二

漠漠遠烟生新田處處平幸寬三載賦莫悞一年耕春

豫占龍見秋陰候鶴鳴慙慙告田父暇日好經營

過鄭州

王士貞

野塘菡萏正新秋紅藕香中過鄭州僕射陂頭踈雨歇
夕陽山映夕陽樓

弔桓曲魯公殉難次呂宗伯韻

冬國鼎巡道

豪增浩魄厲冰霜碧血千秋廟貌揚板蕩經時
羣危迫體志猶強談何容易身殉土衆共爭傳
子有香

數盡南河移大運空存氣節振乾綱

過中天書院弔魯公

孟文

關西

是晉太子湖爲大夫楚惠公之子也

聖賢悅山河節操扶顧名爭聲譽享野竟

過鄭有感

王叔溫歸故里三十一年守晨棲杏

望嵩城高懸頓墳塋壁總蕭何誰知貴

無

日隨調夢寐驚鴻鴈哀哀思舊澤寒鶴切切

詩言作牧中州春好把棠陰着意耕

過鄭遇雨步李家史韻

張諲音同修國鼎

春

雙龍四野吼風雨剝孤城田叟願初足哀鴻尚有聲

詩思厥職安輯想前英潁水歌黃霸千秋獨一鳴

弔銀臺魏先生殉難

岳會鑑

郡人

逢板蕩見忠肝鼎沸波驚看等閒那惜一身輕似羽
付大義重如山風吹碧血魂猶在日照丹心骨不寒
君王存正氣肯教夫子繫南冠

前題

張經
郡人

不然世亂識忠良就義成仁死不忙但願鰲心死社稷
肯爲屈膝辱君王魂歸碧落星河燦血染紅塵草木香
昭昭留野史何年華袞煥龍章

書申命督驅蝗解熱馳車歷井疆共識其咨侔禹
期良牧效龔黃隴頭禾黍沾膏福池上葵榴帶露瀼
浴昇平何力有偕茲士庶樂羲皇

二驥用命野無蠶麥積如紙望有秋田畯嬉遊瞻節鉞
行厨暫喜駐林邱依城下築凌千嶂散步閒吟擬十洲
遙憶故園風景好荷亭月落繫虛舟

甲戌捕蝗之役顧大中丞巡行抵鄭憇張明經雉

園題二詩於壁筆陣淋漓無非忠愛所發黾勉群

工之意不揣固陋依韻奉和二章日何錫爵

州守

龍頭何事閒生惶魄馭巡行慰我疆炎日渾忘揮汗雨
傳餐豈暇瀉鵝黃車廻繡野清風徧花發名園恩露瀼
正是夢龍逢盛世江東聞望久堂皇

醉濃綠野爭飛盃且喜芃芃麥正秋比戶咸歌歸樂土
日上輞偶憇到山邱詩情幻出風雲塢筆彩光浮烟雨洲
對花前忘漏永恍疑身在李膺舟

夏日遊鳳凰臺

時寓鄭

徐邦珍

紹興人

欲避炎威何處幽鳳凰臺畔可尋遊池中花氣分香遠
翠屏山光積翠惆座引清風宜拂面波搖細浪好傳颯

大同水石村難擬不是桃源卽十洲

僕射陂曉望

星沒烟光自欲分新花香送隔林間雲山堆作波中石
行藻葦開天上文只使柔麻盈野岸漫教簫鼓動隄濱
何時精衛飛啞石塞盡湖流看鳥耘

藝農

何錫爵

州守

春歸風靜鶴步遲端思農事亟乘時犁開南畝花盈陌
舍出東郊榆滿籬漫道荒沙爲可棄還將茂草籽加耜
桑林四野流亡少擊壤興歌婦子嬉

課士

遠大由來志可期
翩翩桃李向榮時
雄文共賞花增絳
雅義相參字間奇
鴈塔題香仙韻逸
龍池步綬珮聲遲
文章自是能華國
立本尤宜重四維

送秦民還籍

風道噭噭鴈作聲
鄭圖難繪不勝情
身僂嶺歸無計
遼秦闢感百生發
粟何須開驕詔
服箱正好力深耕
廣被天心順從此
逢年樂聖氓

澄湖約諸公泛舟

吳駿

訓導

晨出東門攜手共游彷嶠峴上岡阜宛轉度塘堰

以中流清風來正緩汎寥天際空觸目秋光滿意悠

閒舟移境自轉素鱗薦晶盤葡萄浮玉碗鷗鷺徑

遠渚孤蒲冒清淺高原見村落疎籬散雞犬耳熟興猶

山際暮雲卷緩步登池亭搔首恨日短好景莫相忘

亭敢辭疎懶

長堤綠柳

張爾賓

州判

暮晝長堤障百川成城綠柳鎖朝煙絲垂金綫棲黃鳥
更幾白雲臥碧天景入清秋飛鴈字興來佳句草張顚

空閒吏靜渾無事樂與同人續錦篇

題君子亭

張 檉 郡人

亭君子瑞冉冉出河干弄影驚魚陣瀉珠碎玉盤香
臺風裏度紅向日中看爲愛濂溪愛酒闌興未闌

汴河新柳

張 檩 郡人

翠黛凝烟汴水濱隋堤柳色一時新幾經鄒雨分餘潤
還此召棠占蚤春廣籟低垂行子蓋嫩絲高掛釣磯綸
着屏翰兩河者遍把濃陰覆下民

和張父母遊鳳凰臺廣青蓮之作

張 檩 郡人

鳳凰臺上鳳凰遊四壁薰風拂細流過雨芰荷走珠
迎暉山塢疑丹邱蟬鳴綠樹深深地鵠泛碧波曲曲
對此正堪娛永日宵將盈長愁聞愁

遊梁家湖

羅百敬 鄭美

東湖秋色近相宜結伴遨遊寄所思古渡荒村行自苦
寒沙曠渚影參差淡濃半入王生賦蕭瑟全經宋玉書
自是幽情憑野趣更將心事付漣漪

遊東湖

時化

鄧人

爲愛濂溪愛同遊君子亭湖心開似鑑圓面敞如屏

水荷錢綠迎風蒲劍青幾廻臨曲岸身世任浮萍

御風臺

鄭延宗

鄭文

何處御風去冷然留此臺仙源無永火人世有蓬萊
第言猶壯辭陽意未頽應知四十載不盡歟塵埃

前題

胡鵠

鄭文

爲訪僊蹤登此臺憑高懷古自徘徊林寂靜雙雙鳥
舊址蘆蕪長綠苔遠望牟山薄霧裏俯看湖水夕陽豐
御風列子今何在指點荒原百感來

夏日遊鳳凰臺

李作棟

鄭文

不堪溽暑蒸市井擬向林泉覓幽冷策蹇幾欲聯勝事
當主人復敦請驅車載酒出東門幾里行來穿沙穿
小村轉過兩三家一望平湖足清省荷葉陰陰滿池塘
古木森森遮日影有亭翼然水中央入窻洞開林色更
門對一阜曲且長上有篠閣矜修整携手同登寄遠覽
萬峰千壑歸引領以此殷殷欲有辭願爲湖山題盛景
呼童洗碗賦新詩旋汲清泉不須縷詩成傳翠復流響
不覺夕陽已萬頃安得壯士魯陽戈爲我一揮日再天

東湖

時花

郡人

僕射陂邊烟景多雲錦十里翻風荷面面高嶺開樵徑
平湖一望漾碧波亭名君子邃且阿幾似會稽山陰之
漢鵝步苔徑兮穿薜蘿更尋小樓直上窺見軒箕嵩
遠峯

如青螺

偶成

唐丙

重刊
富興

鄭州城邊柳色青鄭州城裏客心驚景移物換何匆匆
雨洗風吹頗有情玉顏不及芹芽嫩金鏡迥同湖水明
幾度照臨還自愧皤然如許鬢毛生

登鄭州城樓見林高

林臯一抹青間紅間紫任櫬星飛來社燕巢何處
過黃鸝聲耐聽天地有情常假借人間無事不熙熙
吾乘日煖風烟靜露出當前翡翠屏

出鄭北門至崇聖寺

尋春豈必有前期信步從容似野麋一望柳陰接土路
半除苔繡讀殘碑樓臺偏仄驚初到貝梵譁舊憶舊時
爲祈山靈常呵護再來定有補題詩

登廢城

趙咨 郡人

百雉高城半頽唐
甃甓無復辨金湯
繁華過眼皆成恨

歌哭無端多似狂費憎見前狹制度慮忘貽後暮封疆
莫道形勝無足恃壯稱曲逆與洛陽

五龍池

方丈清池碧甃圓傳言風雨有龍飛深潛儘可修鱗甲
尺蠖終能奮耆威賢牧肅將承祭祀愚兒慎重莫投磯
會須震耀衝天去好吐紅雲護紫薇

登鳳凰臺

張慶譽

郡人

春日郊原氣象新高臺四望絕風塵山嵐積翠疑如畫
湖水翻荇竟似鴛乍逐松陰浮玉盤還經草窠藉文茵

良蓬車馬何鞅掌我輩登臨有幾人

題子產祠

深流潺湲梅岡紓今日猶稱國大夫玉帛漸能彌彊
衣冠孰敢逐時趨祇將歌誦承恩澤剩有乘輿濟沮濡
濡救千年賴衆母清深莫禁幾嗟吁

偕同人遊澄湖

劉士鑄

郡人

湖水平如掌攜朋春泛舟綠搖蒲葉秀紅褪荷莖畱穿
林驚棲燕眠雲狎野鷗渾疑天上坐不羨小瀛洲

答張鳳永鳳臺賞蓮見寄

侯爾梅

郡人

夢蓮不必見蓮開昔日曾登棲鳳臺孤潔早知君子性
嬌姿羞比六郎顚懶遊伏枕常違俗學賦登高愧乏才
遙憶香風飄滿座對花潦倒幾傳杯

登御風臺

昔讀冷然句今登列子臺聞風春草綠姑射野花開
傳子何時返牧童去復來乘風素有志恨未陟崔嵬

東郊荷亭雅集

張惺

郡人

水宮仙子漾清漬坐對波光魚鳥羣酒酌碧筒香欲咽
茶烹細蓋味偏芬蟬笙樹裏喧天籟蛙鼓池邊侑客聽

冉冉新粧誰共賞濂溪別後有東君

同張海洲遊海灘寺

焦方

郡人

山郊偕約抑禪林信步追隨盛境尋兩齋層巒多雄氣
風和簷鐸有遺音現身普化來龍窟趺足談經坐鬱岑
世事茫茫誰可問鬢邊恐見二毛侵

過弓家岩友人別業

碧柳低垂映早霞柴門深處隱桑麻高車不向公超家
蔓草惟藏仲蔚家浮翠漸抽三徑竹輕紅勻染一簾華
黃鶯嘯處潭淵麗斗酒雙相與自餘

夏日宴集君子亭

陰永祺

魏

我爲湖山主亭榭畔池塘芙蕖紛放蓋時時送清香敬
偕徐夫子張侯暨李唐追隨踏騎來與湖狎杯觴深秋
覆徑緣遠嶂流烟蒼况逢積雨餘晴爽景以良辰
澄碧襟帶生微涼酒政厭寬假得句意悠揚聞昔賦
客興至典鶴我有酒如瀧儘可滌煩腸復聞高士歌
登臺嘯歌狂徘徊東山上儘可舒醉眼勉成今日賦
首亦何常安得呼神仙御風 大荒

弔魏銀臺先生

張爾齊

先生抗節自流芳正氣亭亭莫與當慷慨成仁輕鼎鑄

從容履險入康莊一身弗墮遺羞轍

傳書不
同魏晉
千載猶公

不夜光景仰芳徽思往事於今祀典紀蒸嘗

過鄧通若有所感

爲通鑑
錢處

李彥元

郡人

貧富各定數匪力矯能致絳侯不世功從理無以避
離彼佞幸乃敢多妄覬入臺黃頭郎謹身工容媚一
邀寵憐嚴道竟可賜赤仄布天下幾與劉濞貳鑄鄭猶
未厭出微更何爲誰道帝王能造命富者在我死已至
盡術之言得不謬足令小人知顧忌莫名一錢信可空

斯世憂戚苦貪嗜積復能散是爲賢祇將贏餘還天人
如蠅如鶩何有焉玉堂金谷終捐棄不如解衣沾羹
汎首歎呼陶然醉

題子產

徐邦珍

鄭蹟多淪沒猶存遺愛祠民懷經野德士繫作人恩心
影揮頽宇苔痕護卧碑乘輿誰復濟漆洧自流漸

弔魏銀臺先生

漫道當年世事違先生抗節凜前徽丹心照處星辰寒
浩氣充時山嶽巍履險誰能求是是成仁獨肯辯非疑

此日崇芳躅定有恩給出紫薇

以上舊志

鄭州趙璧

芳芸閨客

感令寒烟拂樹低嵩高太室望中迷驚心怕聽濤聲急
弱質還憐草色萋自分深閨銷歲月那堪長路逐輪轡
銀缸燒盡心猶熱畫鼓金鉦日已西

鄭州驛重和芳芸女子韻

陳維崧

陽羨

廢驛蠟娟結網低亭欄依舊事全迷重看墨較前番淡
年到苔經二月萋颯颯風簾疑霧鬢膠膠星角促霜砧
如何不遠徵波意猶得長流洛浦西

弔明副使毛公

張英

龍溪

鎮雲邊月鎖津樓烽火飄飄四塞愁一片丹心恒嶽壯
滿腔碧血大河流身殲鋒鏑當臣辱魄落泉臺戀主憂
祓蕩誰維三百載天教亮節責千秋

前題

王士貞

新陵

當年給諫辭青瑣寇起三秦日跳梁九廟旋驚飛野
孤臣莫訝失巖疆頭臚竟與河山碎氣節留爲日月光
異代馨傳毛副使應將殉難比睢陽

前題

李光地

新陵

憲弔太原曾一過當年逆孽弄烟波孤城環向旆旗
天地簇來矢石多欲報鴻恩扶社稷常留氣節壯山河
於今檢點先生傳如讀文山正氣歌

前題

徐潮

錢塘

誓死孤城計已窮常山舌在氣偏雄可憐碧血歸黃土
空有丹心貫白虹百尺琅玕標勁節千秋疏草痛孤臣
盛朝鄭典何曾斬華表秋原五駿封

前題

陸肯堂

吳江

弱鷺事已陳祠廟晉陽新透瓜穿蠶狀撐天柱地人

空埋碧血荒草黯青磷忠義由來少書筠在史臣

前題

潘宗洛

南說崇貞未潢池勢甚張關河多破壘秦晉有降王
惜常山舌如屠蟲政腸太原修廟祀應配蔡忠襄

前題

陳元龍

海

末運灰飛劫火塵巖疆戍守泣孤臣敵情每上巢車望
軍令還將案効申惟幄計窮空有淚英雄事去不謀
銜鬚嚼齒心何壯憑弔當年感慨頻

前題

王之樞

中

文章事業有人同大節千秋論始終爲國捍城心仍舊
一身就義氣如虹晉陽白叟餘遺愛鄭國青松傲晚
武祇今傳青史光揚彤管借孤忠

前題

張一 瑰 漸

誓死孤城正氣伸巍巍名節照蒼旻常山有舌能罵
信國忘家肯惜身一片丹心鎔碧血千秋白骨化青
塚至今疏草傳三晉讀罷還餘淚滿巾

弔魏銀臺先生

張伯行

王氣誰能隻手扶綱常凜凜是真儒不緣勢焰甘風雲

只爲恩深効獨愚勁節隨共天地老丹心常傍雪雲
盡知得力程朱學幾卷詩書定弗誣

題魏銀臺祠

許勉敬

明季丁百六皇纲失其紐宦豈恣披猖流氛肆馳躁
營城產俊傑讀書探二酉甲第早巍峩出宰綰印綬煦
薰凋殘已展經綸手旋登御史臺愆繆時繩糾名邦
盡錯塗歌賢太守入參喉舌司憲欵勤納牖通璫
天叱之等彘狗懷疏陳殿庭寧辭瀝血剖勁骨配
志欲剪根莖百折不可開名重九斗癡疽旣央潰

故終擊明一朝掛冠去遼意在畝畝逍遙塵埃外
何詩酒巨寇忽乘突士女倉皇走公獨倡義旅據甲城
阜慷慨自登陴嚼齒吞羣魄力屈勢難支罵賊甘為
首擧票餘生氣常山爲死友弓冶逮雲礪忠臣宜有後
從祀嘗序中春秋奠菊垂當時從賊者萬世受告旣名
喪身仍藏曠日九泉否對此松筠操奸諛顏應韻大節
勒貞珉河山垂不朽

弔魏銀臺先生

張
鍊

古人亦有言時窮節義顯斥奸裔固書殺賊張許豈無

觀明之季世事何多舛天子端拱居太阿柄倒攬

更魄喪牙瓜紛鷹犬張羅待清流刑烙恣淫慘東垂

魏徵卓卓金門選初登紫薇省旋執于公讞一麾嘗

行循良看輩是入掌銀臺司封章多謗譽鼎鑊在斯

斜墨詎足染揚左寬不伸崔田熾方焰譬若大廈舊

木難支建歸來梅峯傍歲月聊游衍丹襄輒凌懸黃

雀昌黎一朝如礪薄挺身肯避險嚼齒髮衝冠捍

雲轉傷哉衆寡殊孤城遂以窘罵賊攫賊鋒刃加色

是時天無光風日爲晦歟死固有重輕笑彼幸

與從逆千載惡難掩惟公正所歸泰山翼其儼祠

亞豆香名播史冊遠俯仰宇宙間庶幾人之典

鳳臺荷香

張鍊州守

射陂邊水螺痕鏡裏青鳳皇難出穴君子尚餘亭蕩
逝花氣舉笛繞鷺汀避炎應第一磁磚思沉冥

龍岡雪霽

入清虛境潛虬玉蜿蜒遙林明積素初旭澹微煙
蓬瀛近高空塵鞅捐何須灞橋去披筆最翩然

梅峯遠眺

推名勝龍從峭拔空勢聯嵩少廻事記楚師雄平

層樹危嵐面面風檀香誰剪伐孤負此穹崇

古塔晴雲

瘦王巍巍巒林間寶氣際渺渺

初地闢雲際湧浮圖獨立遺千刼凌空占一隅
繫不斷肩合有疑無一背郭炊烟起常將霽靄俱

登臺仙境

迷離處青鳳凰飛出天台子山亭

老堪同調蕭寥托遠遊當年人不識此地蹟偏留夜
浮世閒雲擁古丘滄桑經幾易笙鶴響高秋

海上晨鐘

津裏曉鶯洲公五更鐘聲泰山

苦蘇音動熹微曉色黎似催茅店客遙應汝南雞
舉虛籟因風度短谿紛紜羣動擾百八欲醒迷

回阳春草

襟潭無際宣王舊徵塲馬蹄穿翠罽燕尾掠晴芳色
低含黛薰濃暗染裳天涯縱有句吾意感田荒

汴河新柳

支云不極愛爾碧參差驛路剛三月征帆拂幾枝情
暮露沾眼迷離往事嗟隋帝空名賈魯番

鄭州東湖二首

韓定仁

州訓

導

遠勝滌塵襟雲水幽區足嘯吟羣戲金鱗穿綠藻
白羽點青林風清把盞迎荷味日烈移舟就柳陰
來同客醉早看新月帶遙岑

二十一

孤村野水洲參差紅綠媚新秋桑麻遠岸浮煙靄
平灣帶露稠停午林休歸浣女夕陽坂牧鉏犁牛
今夜繁縝夢還逐白雲下上流

賦得廣文先生飯不足

齧齒斷矢平生淡泊儒風豈變更但使潛心能味道

始揭腹且談經圖書架滿堪怡志金甌塵生不覺

尚有療饑長技在殷勤好向硯田耕

管城弔古

城是管叔監殷地今
城僅截居其南之半

嘗吉此地肆狂燭拔木風雷怒動天應享河山同

子斧鉞等來廉故城址在空荒草管叔名存塊

大余戎殷渾未識啼鴉曉樹代爲憐

烈婦馮氏夫孟生茂才疾亡自縊柩傍以殉

輓之

頃士忽教撰玉樓有方可贍百身酬誰知正氣相無

也逐良人泉路頭悽慘月昏蛩語泣悲涼雲闊

苦城幾日渾無色酌酒西風我淚流

鄭州開元寺塔

磚製疑神功峻聳揷雲表碣誌創始年苔蝕華葉
臺拾級登俯看城郭小黛抹三室山黃河流浩渺
鳥雀飛人在林木杪爽壇元龍樓老眼恣遠眺
位置自遠塵氛擾超然拔儕匹形神何驚矯

春日賈魯河上

緩步春光裏陽蒸賈魯河新青沿岸草纖綠解冰
盡

農人渡橫蒿舟子歌遣愁愁不去吾可奈愁何

過鄭共叔段故京城

果然過百雉不度豈虛傳

左傳祭仲謂叔段京城過百雉爲不度

恩縱武姜溺愛偏頰闔雲幕幕敗坂草茅

木含情似惄然

別畧太守張公

循良政教互相施文治休明借鼓吹麥秀

芳香更美滿賈池豈因三鱣淑髦士應自雙

蓮暮尊鱣歸念切涼颼拂袂作分離

別梅泰一山

參差連亘列東西翠靄牽懷時杖藜深尋人事
荒巖鳥道俯幽溪愛山如我身將去銷壁河漢
猿鶴林間應惜別有情相送競飛啼

別東湖

幽興平生寄水濱湖光東望是吾隣月明澄碧
雨霽携樽惜好春鷗近不驚因見熟花迎欲笑
茹齋老病歸鞭急憶爾還同憶故人

題魏園四景 園在州城內

羅百穎

古柏參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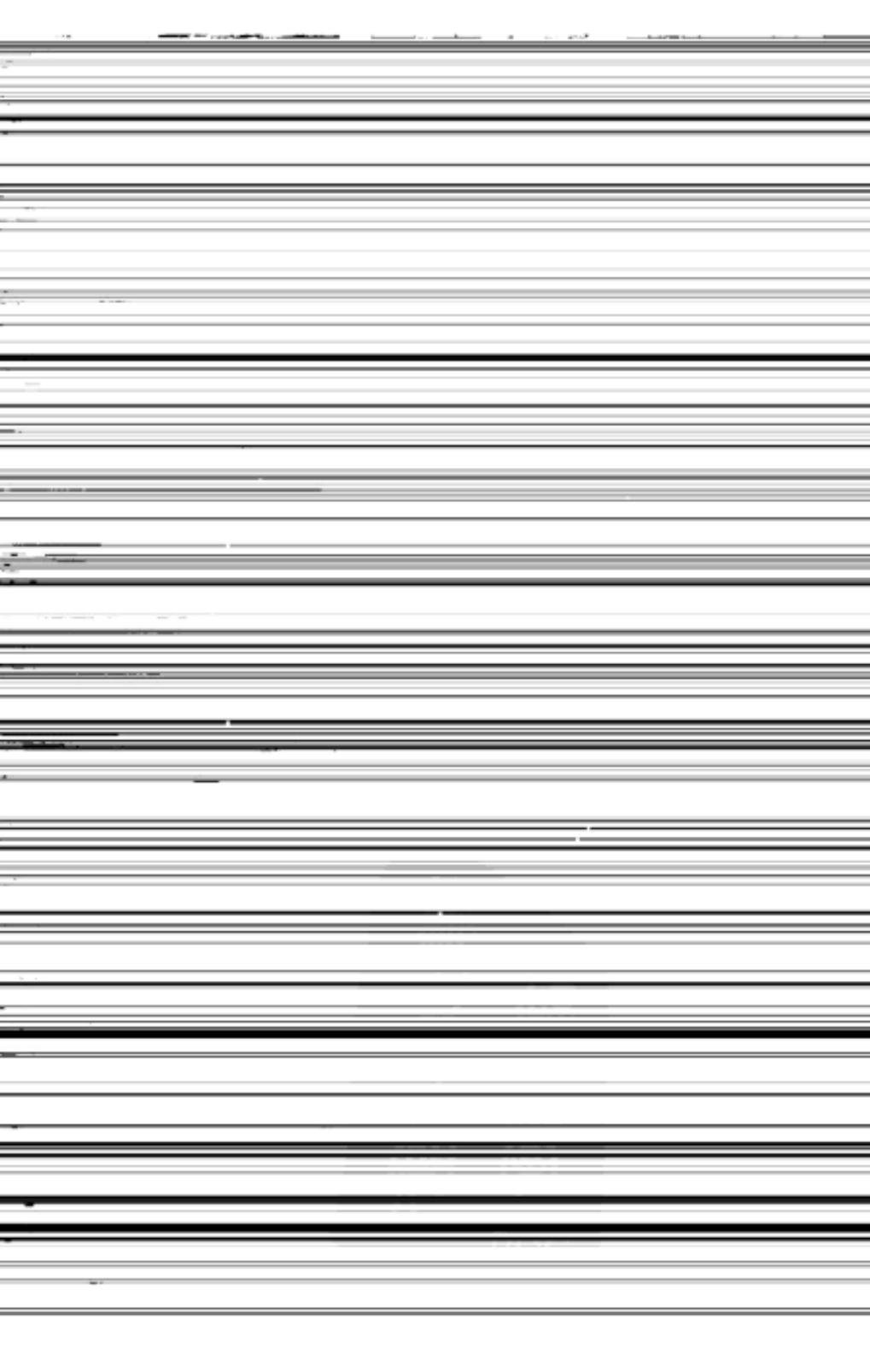
直千年意芳名四絕畱聲吟靜夜細影淡午陰秋傲
霜雪喬松結侶儔入園次勝概無與共清幽

新篁篩日

渭川勝今遂淇水情數竿靜俗韵萬葉冷書聲金
前響龍蛇月下行午亭多少趣疎影滿堦橫

老梅鋪錦

夜東風急南枝靚曉妝乍看渾是雪久對不知香玉
春先透冰姿寒更芳推窓觀不盡蘸折供書旁



遠障大地本虛舟俯仰成今昔烟沙浩不收

子產祠

全上

鄉校刑書寬猛兼至今猶頌大夫賢文辭却敵終無失
惠義誠民洵足傳後詰誰能追往躅靈祠空自敞虛筵
官城數載慚勞吏綱想遺徽一惘然

弔明副使毛公

全上

幾捨夜燔晉陽城神聚鬼喟羣黎驚新撫未來舊撫守
廷以忠義奮羸兵兵少賊多勢不敵鳴髀露刃飛霧靄
副使當時氣吞賊孤臣誓以死盡力丹心碧血壯山河

白日青天事不磨可憐老僕携難匿妻妾相隨殉節多

我來得識雲孫面談公遺烈爲色變大節千年張許儻

挑燈快讀忠襄傳

明史公與蔡公懋德合傳

夕陽樓久廢追次玉溪生原韵二絕全 上

詩人去幾經秋雲影山光何處樓徒倚危闌增晚思
情無那蓬聲悠悠

情花柳自春秋四句詩同八咏樓牕有殘碑卧蒼蘚

陽去水總悠悠

披猖日危城捍禦難乾坤真傾洞風日亦悲酸死
鴻鵠奇策生非戀暫安感恩聞父老遺祀肅衣冠

東湖偶占

全上

新登西碧初勻廿里湖光遠市塵雲水鄉中堪放眼
遊叢裏暫抽身岩嵐送翠花欹蓋烟樹生姿雨墊巾
女用朱衣前引吏恐驚鷗鷺起沙濱

登泰峰弔黑王相公

羅憲昂

州人

安華夏幾何年朝野偉望星日懸較射玉津奪虜魄
番泰峙却賓筵山荒雨蝕碑中字地僻人侵墓上田

乾坤留正氣英風疑在白雲間

遊印月軒用壁間石碣尤艮齋先生元韻二首書

懷

西吳談偕行

舊傳處遇仙行柏道松扉遠市城俗眼豈無交臂失
夢猶似片雲橫黃梁夢去何時覺玉笛吹來第幾聲
寒風問消息只愁身不到瑤京

秀毓扶輿爽氣遙通印月居過客頓消塵網念

紀壁間書

石刻爲長洲尤西堂海鹽彭駿孫三先生所題詩

開雲出岫

文遶樹飛鳥不自如還待他時登絕頂超然物外

文虛

弔明銀臺魏先生

何源洙

署

涼浦冷冽山崔嵬鴛生忠節官銀臺危身履尾虎鬚勒
報國碧血棲黃埃事不可爲有遺恨死璫死寇均吾分
漢之喬固唐張許千秋一日功同奮惜無大筆追昌黎
爲公作傳書淋漓然而生氣猶凜凜光芒常在尾與箕
文來憑弔東城下遺碑屹立傳聲價萬世頻興忠義心

濁聲引淚長傾瀉

鳳臺荷香

前名

誤射陂前路荷香遠引來綠全侵沼水紅欲上亭臺君

長棲野

有君子亭

伊人合溯洄玉餐新入貢努力事栽培

雨後因公赴京水鎮書見

前名

遍晴阡陌踏春泥父老歡迎稚子携滿目麥畦披翠浪
聲聲鶯語過清溪村邊雲靄花千樹柳外人耕雨一犁
墨筆繪圖堪入告幽風三月試新題

初夏寄永城令鄧尹東卽次留贈元韻一首

春相應豈相違嘆息紛紛輕薄非才自贈言垂不朽

李學祠字尚生輝

丁卯秋九承假道拜謁

大夫於德惠祠并留賜

一聯衙齋尊

夜王路聯吟並轡歸情景依稀猶在目陰濃
書寫飛

夏日招同王潛亭郭隆吉兩廣文遊東皋別墅

集荷亭卽景得魚字

前名

身偶乞自公餘結伴披襟水石居鼻觀蓬迎花氣
碧浸日光虛詩情乍引洲前鶯酒興新添網得魚
平山堂下勝夕陽歸路影徐徐

丁卯九月過燮友

臺貴治敬謁

大人

德惠祠恭呈一章

黔陽鄧國藩永齡

新看玉樹光祠前如接舊衣香名臣不朽留遺
重尋煥採堂過客昔曾窺數仞得門今喜藉聯軒
以卓異入都曾謁呂祖祠兩祠相接詢知爲何事
匆忙未及拜謁今聞此年始重來瞻仰人生過半
煙近引仙風到信有前因締結長

河朔秋魯翁世老先生來牧管城爲其先尊公

老世伯大人舊治後先繼美鼎新祠堂謹賦長

句以誌其盛

海昌 許勉熾 汇水

官重門闕續承祖考相代更建廟勒鼎銘功列
美多休聲後人往往墜庭訓箕裘弓冶差示

自負荷房杜第宅飛鼯鼯豈無右姓與望
家世最奇特先輝後暎儕與京憶昔先公鄭良牧
辛未來專城赤手障川野塘靜丹心秉燭幽園清
荷風狎鷗鷺春城柘雨鳴鶴鶩政成民悅爲祠祀
不歿世稱神明君今復來守此土入祠肅拜陳醴牲
斯祠初作日藐予小子猶未生五十餘年等飄零
遺蹟杳棖楹翻令人子泣風木俯仰今昔摧中
石俾無斲刻畫畫棟塗朱甍昔時兒童今父

喜笑來逢迎愛其甘棠况其子權聲鼓動梅山舞
君繼踵更廉善邦人益用推私誠前型新政兩不疑
望屹峙相崢嶸子與君家締孔李青史熟睹循良名
半片壤鄭近邑歌謳側聽雷霆轟與君同官增夷譽
別異蹟欣載賡

初秋郊行卽目

何源洙

署之

寒聲逗暗涼颸四野豐亨一望收伏暑雨壬時掛罷
秋衣未覆黍盡垂頭牧民敢妄貪天力輸課先占滯穀人

象陽似終古不知何處昔時樓

王溪外陽樓

趙水邊僕射陂南行憊巖留酌君子亭卽事

京口

張學林

河東觀稼

中過鄭州漁洋有句到今留竭來行役經中伏

一臘菌苔秋

題二

翼翼枕東皇作者依稀記水曹暫駐征輪亭上憩

與薦溪毛

題三

止本舒舒携具遮留一啖子却憶溪漁泉釀語

是臨滁

勑陽麗露蓋，垂玄拂水低。迷暑畧師河，朔音

勝於犀。余止酒久，主人酌以兕。

耽復摘葉爲碧簫，勸

京口張學林題

嘉明副使毛公

御街行

王者臣

瑤瑤

櫬棺夜亘乾坤裂事去心遑熱羞他婦妾滿疆場誰是
腸冰鐵鼓衰力盡欲支傾夏空嘔先生血千秋正
完臣節嗟淑配偕沉滅中原回首哭神州慘淡露迷
月青編弔古短歌成處願續西臺末

殊明銀臺魏公忠節

瑞天曉角

毛奇

萬里一夕機槍起誰是老成謀國爲當日中流砥
柱晉公退矣冠至孤城圯堪嘆主憂臣辱北向拜玄

海東湖 满庭芳

時寓施濬海

樹微茫山雲不斷綠陰濃處人行臺空鳳去波水

寒清一片江南好景移來近罨畫高城登臨處孤亭

荷蓋嫩香生閒情更堪愛菰蒲岸柳舴艋斜橫看

波翻蹙狎浪鷗輕驚我十年怊悵聖湖畔舊夢分明

盡憐他花竹往事弔陰铿

陰戶邵園林
荒蕪畧盡

獨夕陽樓遺址

賣花聲

曉涼道策杖城頭城根帶水碧於油依舊殘陽晦

不見高樓，好句王粲斷碣重搜。天涯王粲，
憑女牆隨意望，想落滄洲。

卷之三

其後有異言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
也夫會盟誓辭詩見志使皆淫詞吾
若是如雲鳴風雨中有麻之類序以
之發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矜
我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本龍屬於時門之外消淵國人請禁焉子產弗
許曰我闢龍不我覲也龍闢我獨何覲焉禁之則
無之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過東匠之閭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憇
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日其
子產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所
處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子
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昔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攜
之亡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罷不得入
市何不試以足曰吾信度無自爲也俱韓非子

昌黎王彥章畫像記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

劉蕡墓誌銘蓋葬節度使以身殉國葬於鄭州之
靈城拔靖志既不載叩之父老亦無知者矣去五
金時尚未遠文忠公學復淹博斷無誤載之理又
按舊通志云彦章梁末帝時爲鄭州防禦志亦失
載就闕之

韓子玄爲華陽君綱目注云華陽在鄭州管城唐
文按一統云華陽秦之縣名未詳所在闕之

張守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數
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臺

發於勤衆需往相之日若得人若干三日可至守
靈後爲妥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及
糧如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迎
送而覘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
戶錄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各種粟麥桑棗紡績
事務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豈
不一清確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二年俱
全生靈而滋益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

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州之
縣境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口之領牧者詰
據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至於死竟謫戍三邊
卒之而莫能救也

見明卷
真故